



因为早在抗战之前,我就进入了上海,所以对上海的地名印象特别深,有些地名实际上带有上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上海的地名、路名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改动很多,尤其从前属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两大板块,应该说,改得很好很正确,例如现在的江宁路,从前名戈登路,这个戈登乃是英国人帮助清政府攻打太平军的洋枪队的领队,他怎能作为新中国的大上海的路名呢?

但是,有个别路名似乎介于可改可不改之间,例如现在的南京东路、南京西路从前名南京路、静安寺路,这静安寺早在三国时代就有了,用为地名,并不是为了思古之幽情,也见证了上海的悠久的历史。而且现在人们在口头上也往往将南京路与淮海路作对比,说外地人游上海,首选南京路,上海本地人,尤其海归的青年采购或进餐则以淮海路为主,因为那一带更现代化些,更具有异国情调。相形之下,口头上说“南京东路”、“淮海中路”的也只占半数。

再如盆汤弄、酱园弄、番瓜弄等

等,都反映了住户(店铺)的实际情况,也别有情趣,当然这些地名、路名并非有意改动的,由于上海的发展与现代化脚步很快,变化日新月异,某些地名就自然消失了。

以桥梁而论,现在仍旧保留了外白渡桥的桥名,是很有魄力的决定。船板厂新桥的桥名也很有历史文化内涵,现在则被改掉了。

由于洋泾浜等河道先后被填平改成马路,许多桥已不存在,可八仙

上海地名路名忆旧

蒋星煜

桥等地名则被保存下来,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郑家木桥当然也不存在了,但在抗战之前,人们也常在口头上讲:“郑家木桥小瘦三”,这大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上海滩的特殊产物吧!

也有许多不是正式地名的地名,例如永嘉路(旧名西爱咸路)的淡井庙,建国之初,我还看到过这个井。颇能说明上海的形成确实是由于长江的冲积而逐步扩大,淡井庙的出现说明当时地下水大部分还是咸味的海水也。今成都北路的终端近苏州河滨一带被统称为大王

庙。在建国初期,我到大王庙实地观光了一下,既无僧人,也无道士,却有一个看守的人,供奉的是四海龙王,来烧香的极少,起先很多都是渔民的家属,他们祝愿家人出海捕鱼能平安返回。上世纪50年代中叶,大王庙被改建成东风有色金属厂,居民中没有渔民,就不来烧香了。

不是正式地名的地名不少,如现在南京东路的南侧有一地区并无花园,却被称为小花园,乃是女鞋店最为集中的地方。今福州路中段南侧有一地区当时叫麦家圈,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这里出售盗版书,一折、八折书的小书店,为数甚多。如今,小花园还有人提起,麦家圈则早被人遗忘了。

话说回来,就全国而论,上海对于地方、路名的改动还是最审慎的,比各省市审慎得多,值得赞许。以接近上海的苏州市而论,就对地名改得比较多,举个例子,昆曲创始者顾坚的故乡是茜墩,现代著名文人顾毓琇的故乡也在此,他在诗文中都用原名茜墩,农民口中也如此称呼,不少人下笔时却成为干墩了。据说现在成干灯了。果真是事实,那简直是笑话了。

一个偶然的,我认识了不少听障人士,他们都是小时候就听不到声音,又不能说话,但他们后来都成为事业成功的佼佼者,有的成为英国时装设计师,有的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更多的人正在用口语辅以手语相互沟通,甚至教授听障儿童。他们谈到自己今天取得的成绩,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人:鲍瑞美。

我最近见到了鲍瑞美女士,这位亚太地区聋童教育学会主席、上海英华特殊教育培训中心创始人已76岁,但她肤色白里透红,举止优雅娴静。首先让我感兴趣的是,她从事听障儿童特殊教育已50多年,她又怎么会终生选择这一职业呢?

据鲍瑞美女士讲,她生于1936年,她在英华女中读书时就接受“要重视关怀与分享”的理念,班主任让她和同学们给聋童送礼物,1954年中学毕业后她生了一场病,康复后,她

女士首先在上海建立了“实验聋校”,并创办英华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于11年中在全国建立了19所实验聋校,并聘请海内外专家为全国32个省市700所听障教育学校的5000名老师讲课,并为全国205所聋校免费提供助听设备,惠及聋童计61500名……许许多多听不见声音的聋童戴上人工耳蜗后,这种先进的助听器让聋童经过训练可用口语沟通,过上与普通孩子一样灿烂的生活。教育部给香港渔人协会的陈帼英主席、鲍瑞美副主席发了感谢信,感谢她们致力强的无奈与听障孩子的痛苦,让鲍瑞美怦然心动。

鲍瑞美在无数次访问中,逐渐认识到对这些听障的儿童,不仅需要爱心,更需要耐心。尊重生命,成了鲍瑞美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68年,32岁的鲍瑞美接任香港真铎启音学校校长,她亲自为聋童上课,关心他们生活,鼓起他们学习的信心,致力于培育和帮助他们更有爱心的人,让他们成为担任聋童教育口语的老师。正由于她那份爱心和全身心投入听障儿童的特殊教育工作,她在1976年被评为了“香港杰出青年”,1996年又荣获香港荣誉奖章。

在鲍瑞美64岁退休后,前中联办赵永平处长与中国特殊教育分会前秘书长李宏泰希望她与内地合作,以推动内地特殊教育发展。于是,她把自己的事业中心转移到内地,她和英华渔人协会的爱心人士在上海创办了英华特殊教育培训中心,并与上海启音学校名誉校长沈巧珠

女士首先在上海建立了“实验聋校”,并创办英华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于11年中在全国建立了19所实验聋校,并聘请海内外专家为全国32个省市700所听障教育学校的5000名老师讲课,并为全国205所聋校免费提供助听设备,惠及聋童计61500名……许许多多听不见声音的聋童戴上人工耳蜗后,这种先进的助听器让聋童经过训练可用口语沟通,过上与普通孩子一样灿烂的生活。教育部给香港渔人协会的陈帼英主席、鲍瑞美副主席发了感谢信,感谢她们致力强的无奈与听障孩子的痛苦,让鲍瑞美怦然心动。

鲍瑞美在无数次访问中,逐渐认识到对这些听障的儿童,不仅需要爱心,更需要耐心。尊重生命,成了鲍瑞美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68年,32岁的鲍瑞美接任香港真铎启音学校校长,她亲自为聋童上课,关心他们生活,鼓起他们学习的信心,致力于培育和帮助他们更有爱心的人,让他们成为担任聋童教育口语的老师。正由于她那份爱心和全身心投入听障儿童的特殊教育工作,她在1976年被评为了“香港杰出青年”,1996年又荣获香港荣誉奖章。

在鲍瑞美64岁退休后,前中联办赵永平处长与中国特殊教育分会前秘书长李宏泰希望她与内地合作,以推动内地特殊教育发展。于是,她把自己的事业中心转移到内地,她和英华渔人协会的爱心人士在上海创办了英华特殊教育培训中心,并与上海启音学校名誉校长沈巧珠

女士首先在上海建立了“实验聋校”,并创办英华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于11年中在全国建立了19所实验聋校,并聘请海内外专家为全国32个省市700所听障教育学校的5000名老师讲课,并为全国205所聋校免费提供助听设备,惠及聋童计61500名……许许多多听不见声音的聋童戴上人工耳蜗后,这种先进的助听器让聋童经过训练可用口语沟通,过上与普通孩子一样灿烂的生活。教育部给香港渔人协会的陈帼英主席、鲍瑞美副主席发了感谢信,感谢她们致力强的无奈与听障孩子的痛苦,让鲍瑞美怦然心动。

鲍瑞美在无数次访问中,逐渐认识到对这些听障的儿童,不仅需要爱心,更需要耐心。尊重生命,成了鲍瑞美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68年,32岁的鲍瑞美接任香港真铎启音学校校长,她亲自为聋童上课,关心他们生活,鼓起他们学习的信心,致力于培育和帮助他们更有爱心的人,让他们成为担任聋童教育口语的老师。正由于她那份爱心和全身心投入听障儿童的特殊教育工作,她在1976年被评为了“香港杰出青年”,1996年又荣获香港荣誉奖章。

在鲍瑞美64岁退休后,前中联办赵永平处长与中国特殊教育分会前秘书长李宏泰希望她与内地合作,以推动内地特殊教育发展。于是,她把自己的事业中心转移到内地,她和英华渔人协会的爱心人士在上海创办了英华特殊教育培训中心,并与上海启音学校名誉校长沈巧珠

我当年买的第一本诗集,是诗人梁上泉的《寄在巴山蜀水间》。

那是1958年,我在上海凤城中学读初二,放学后去新华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名叫《寄在巴山蜀水间》,一翻便放不下来,一看定价二角八分!翻遍身上口袋只有一角八分,差一角钱哩,当天买不成了,又怕被别人买走,便怯生生地和书店店员商量,能否帮助保存一下,我明天放学来买。那店员答应了。第二天,我凑足了钱,买下了这本书。

书不厚,一口气就读完了,好像喝新摘的龙井茶,第一口就清香扑鼻,其中的《朱德故里》、《山中有雾》,尤其是那首《祖母的画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0多年过去了,这首诗依然刀子似的刻在我的心上,每每诵读,常禁不住泪流满面,我想起了从小把我带大的我的祖母……

后来我在福建当兵,部队驻扎在梅山地区,镇

上有个新华书店,我在进门的一排书架上,看到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当时闻名全国的“五大青年诗人”(李瑛、张永枚、雁翼、严阵、梁上泉)的诗集,如获至宝,当即决定全买下来,可掏空口袋还是凑不够3元钱。我急忙找到连队司务长,我向他借了1块钱如愿以偿。

梁上泉的《山泉集》,是从他已出版的7个短诗集:《喧腾的高原》、《开花的国土》、《云南的云》、《从北京到边疆》、《寄在巴山蜀水间》、《我们追赶太阳》、《大巴山月》中挑选出来的精品(长诗《红云崖》因篇幅关系没能收进去)。读了这些诗,让我仿佛刚从诗的彩色的河流上走过,两岸繁花似锦,叶影婆娑,五彩缤纷,目不暇接,让我兴奋了一阵子……

梁上泉从1948年在上海一家叫《现代农民》的杂志发表处女作算起,诗龄已达64年(已出版诗集30多部),这在中国当代

健在的诗人中,也应排在前列。2002年,我创办《上海诗人》,请他指教。梁老不仅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还为诗报题词:“人要铁性,诗要血性”。今年7月,我和夫人携孙儿刘诗辰“长江三峡游”,最后一站到重庆,我与梁老通电话,得知他要上山避暑,他的声音依然洪亮。我请他赐“涛声依旧”的条幅,他一口答应。回沪不久,我就收到他的题词:“涛声依旧,希望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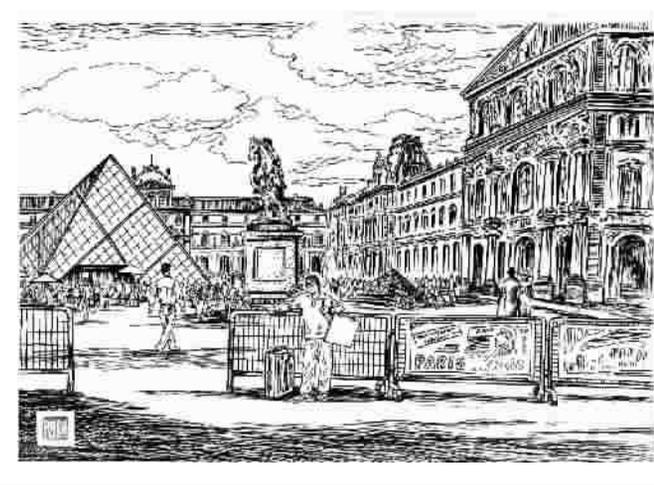
当于六层楼的高度,胸围9.28米,树干直径约在3米,树冠直径26米,覆盖面积1.2亩,年产800公斤,按五斤青果出一斤香榧子计算,保守估计年市场效益六万多元,应验了靠山吃山那句话,一棵榧树,养育一方人。

榧王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仍然显示出茂盛的生命力。在经过的山坡下见另一棵榧树,此树仪态端庄,虬枝苍劲有力,我们称她为“榧后”。这样高大的树冠,果实成熟季节,常因为枯枝断裂造成果农伤亡的事故,可以说果农是冒着生命危险来采摘,粒粒香榧子,得来皆不易,吃榧不忘采榧人。

榧王之旅,见奇树异果,此果最相思。榧树雌雄异株,有性繁殖全周期需29个月,一代果实从花芽到成熟,需经历三个年头,每年的5月至9月,同时有两代果实在树上生长发育,还有新一代果实的花芽在分化发育,人们称之为“三代同树”,榧树有“寿星树”之美誉。



七夕会 行旅印痕



凡遇到美国的重大消息,这座白色大圆顶的政府大楼通常被视为华盛顿市的象征,也是电视中美国政治新闻报道的最佳背景材料,而解说词则每每带出“白宫”两字。久而久之,我就把这个国会大厦当成了“白宫”!

美国导游听了我的解释后,会心地笑了:“那是标准的误导,真正的白宫在下一个景点!”接着,导游给我们介绍,国会大厦是美国国会所在地,是联邦立法最高的权力机构,它占据着华盛顿市最高的地势,同时又是华盛顿市最美丽、最壮观的建筑。国会大厦在1793年9月18日由华盛顿总统亲自奠基,1800年投入使用。

除了像小何夫妇这种情况之外,社区里还有如寡居老人、单身或是不愿将时间花在买菜烧饭这方面的人群,也希望能在社区食堂里解决这一日三餐。可以说,不想自己做饭而是在社区食堂解决这一日三餐,这类“根植于社区,服务于居民”的社区食堂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长宁区的八家门店为例,全年无休,每天从早上六点半一直营业到晚上九点。每天菜单不重复,社区居民还可通过电话或网络预订饭菜或是点心小吃,十分便捷。就餐环境整洁明亮,食品卫生也得到保障,价格又比饭店便宜,加上具备适合各种口味的三百来个荤素菜品,种和几十道点心,因此广为居民青睐,每天食客如云,生意十分兴隆。

由此看来,只要我们心中时时装着居民,关爱社区,着眼民生,那末,我们的“小巷总理”还是能大有作为的。

最近,“早晚晚晚”餐饮公司八家门店,在长宁区四个街道、二十多个居民小区正式开张。作为上海市政府一项实事工程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欢迎。今年以来,上海市政府通过支持主食加工配送中心的建设,配套建设标准化早餐供应网点,基本形成了“多形式、立体化、广覆盖、高便捷”早餐供应网络。如今,由长宁区创新的“早晚晚晚”的社区食堂,将早餐服务延伸到“一日三餐”,极大方便了社区居民。

艺术圣殿卢浮宫(钢笔画)

侯仁端

真假“白宫”

盛汉清

呼唤社区食堂

景青

花灯

最近,“早晚晚晚”餐饮公司八家门店,在长宁区四个街道、二十多个居民小区正式开张。作为上海市政府一项实事工程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欢迎。今年以来,上海市政府通过支持主食加工配送中心的建设,配套建设标准化早餐供应网点,基本形成了“多形式、立体化、广覆盖、高便捷”早餐供应网络。如今,由长宁区创新的“早晚晚晚”的社区食堂,将早餐服务延伸到“一日三餐”,极大方便了社区居民。

在快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一日三餐占去了居民的许多宝贵业余时间,成为居民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是市区某金融贸易区的白领,收入不菲,但令他们头痛的就是这一日三餐。每个工作日下班回家已经晚上七点多,人困马乏之中还要对付“买汰烧”,等到每天吃好晚饭常常过了晚上九点,几乎天天如此,实在是太紧张了。他们看到报道后,极希望他们所在的居民区也能像长宁区一样,办起社区食堂,好让他们能解决晚餐这个后顾之忧。

香榧森林公园位于诸暨枫桥镇十公里外的会稽山深处,以“古榧奇姿、林茂树古、重岩飞瀑、人文点缀”为特色,漫山遍野的“榧树海”中,拥有香榧古树3万余株。我久闻榧王大名,第一次进山探寻是在盛夏,只寻到“天赐珍果”牌楼处就打道回府了,甚感遗憾。

又到香榧飘香时,再去香榧森林公园,先参观了“枫桥老何”香榧加工基地,看了香榧加工制作的全过程,经老何指点,车再入深山,在山路盘旋,只见满目青山,云雾缭绕,一眼望不尽的榧树,枝头挂满青涩的榧果,在一个山头我们下了车,只见群山已在脚下,浮云怀抱山涧,雾气氤氲,导游指示“榧王”就在不远处,沿着石阶小路往下转弯,走了两三百米,前方有一棵像小山似的大树,就是榧王了,此地成了“千年香榧林,百岁养生地”。

“千年香榧王”有围栏,为了防止游客攀爬采摘果实,铭牌介绍树龄有1300年,推算应该是从唐至今,树高18米,相